

第五十回 佛菩提慈靈普救度 雪月梅封贈大團圓

卻說劉總鎮送岑少保起身後，次日傍午，堂官傳報：“老太太官船已到太湖汛了。”劉電大喜，忙整冠帶，大開轅門，祇帶親隨數騎先往河榦迎接；一面吩咐擺齊職事，備大轎一乘，四轎、小轎各數乘到碼頭伺候。

原來許公自回江西，即搬送老夫人與少夫人、小姐於六月中旬起身，至七月初十日到了奉賢衙門。祇住了數天，老夫人因為小姐婚事，知他弟兄們俱在蘇省，隨吩咐拿了三號大船：老夫人與小姐帶梅嫂、僕婦、丫頭們坐了一號，許公帶了蔣貴、周旺坐了一號，家人、小廝、廚夫、衙役坐了一號，不日到了蘇門。因船上沒有旗號，老夫人又吩咐不許聲張，因此直到了太湖汛，守兵纔打聽是劉總鎮的老太太，星飛傳報。及劉總鎮迎接出來，官船已在大碼頭停泊。

劉電遂下船叩見老母，兄妹們見過禮，便道：“大哥為何不先差人通知？”老夫人道：“這是我我不叫聲張。我們承許親家送到你哥哥衙門，祇住了五六日，因為你妹子婚事曉得岑郎在此，故迅速趕來。許親家也在那邊船上。”劉電道：“母親卻來遲了兩日，可可岑賢弟昨日起身回湖郡去了。”說畢，就過船來與許公相見。此時殷副總因閱附近營汛未回，不及迎接。同城各官俱先差人稟安。岸上兵丁戎裝站隊，執事整齊，閑人踈遠。劉總鎮吩咐親隨人役伺候許太爺在後起身，自己先扶老母上了大轎。老母吩咐：“不必垂幃響炮。”然後，僕婦們圍著小姐上了四轎，眾俱小轎跟隨。劉總鎮親作頂馬，職事前發，一路鳴金喝道，鼓吹之聲不絕，沿途觀看之人挨肩疊背，無不嘆羨。

一直到了衙門，鼓樂齊作。劉總鎮轅門下馬，扶轎直入後堂，候老母與妹子下了轎，隨復出來迎接許公，讓入東廳。方敘禮畢，外邊報：“殷總爺到！”原來殷勇聞報，飛馬趕回，也不待通報，一直進暖閣來。劉電接著，遂先到東廳拜見繼父，見許公鬚髮盡白，不免悲喜交集，父子們一時也說不了許多別來情節。因請先到後堂拜見伯母，劉電遂一同進來對老母說知：“這是殷家賢弟。”當下殷勇口稱“伯母”，倒身下拜。劉電一同回拜。老母被雪姐攙住，因祇回了常禮。殷勇道：“小侄因公出外，有失遠接。”老母道：“甚是起動。明日老身還要去會會夫人。”殷勇道：“侄媳明日即當過來與伯母磕頭。”當時雪姐過來與兩位哥哥見畢禮，又是梅嫂與僕婦們過來磕頭，劉電即叫丫頭扶住梅嫂道：“老人家莫行此禮。”因對殷勇道：“這是從山東送妹子到家的梅嫂。”殷勇道：“真難為你老人家了。”當下老母叫：“請坐下，你們兄妹們好說說話。”雪姐因說起那年遇害之事，淚隨言落。殷勇道：“好叫妹子得知，這起凶徒俱已拿住。”雪姐驚問道：“怎得拿住？”殷勇遂將登獲緣由說了一遍：“當時被岑賢弟一審便招，如今現在監禁，正等妹子到來，一同斬首祭奠。”雪姐道：“天網恢恢。我明日要見見這賊，叫他死而無怨！”因問：“乾娘可曾安葬？”殷勇道：“已托叔父在北固山購下塋地，如今遷棺在彼，尚未安葬。”雪姐道：“不知離此多遠？可能一去祭奠？”殷勇道：“為兄已曾計及，如今岑弟以少保尚書管理山東總督，祇待妹子完了姻，三月假滿，我們都奉旨一同進京陛見。那時岑弟少不得要攜了家眷同往山東，路出京口，順道便可與妹子同往一祭，此時是不及去了。”雪姐因問：“娶了嫂嫂，可曾恭喜？”劉電接說道：“你嫂嫂是個女中英傑，同在軍中征倭殺賊。那倭寇見了繡旗軍都是害怕的。前月已生了一個侄兒，我們都吃過喜酒了。”老母笑道：“女將軍自古有之，祇是不曾親眼看見。明日老身卻得眼見了。”雪姐因笑對殷勇道：“哥哥幼時便有志做官，如今似這般威顯，卻是遂願了。”劉電笑道：“我們都是承妹夫的保舉，雖然體面，論起官職來還要受他的節制哩！”說得雪姐面紅羞澀。劉電又說起那何氏弟婦許多賢德：“前日還有寄與妹子的物件，因道路不便不曾帶來。”老母笑道：“前日見你家書，纔知道他先娶有這許多原故在內。如今可喜你弟兄們同在一處，實是難得。”

大家敘了半日話，殷勇纔辭到外邊，父子們相敘。殷勇道：“前月接到金舅來信，已知父親往江西去了。”許公道：“如此說，他們已是平安到家了。”說話時，蔣貴過來與兩位磕頭。許公道：“一路俱虧他料理，十分周到。”劉電道：“你往返辛苦，且歇息幾天。”蔣貴道：“小的稟過姑爺，明日就要到湖村去回覆老爺。”劉電道：“我正要差人去報信，如此甚好，我明日即差人送你坐船回去。”當日內外筵席，父子、弟兄十分歡敘。殷勇要請許公回署，劉電道：“在此總是一般，改日老伯兩邊都可適意往返，不必拘此。”許公道：“你三哥這裏也是無人，改日過去也罷。”殷勇遵命，到晚方回。劉電遂請許公寫了兩封書，當晚交與蔣貴，賞了他二十兩銀子，叫他拜上蔣太爺與岑爺：“說我這裏立等回音。”蔣貴叩謝，領了書函，次日凌晨即帶伴當如飛而去。這邊劉電代母往各衙門謝步，華氏夫人即日過來拜見公公，與劉者太太姑嫂們相會，都表過不提。

卻說蔣公在浙起身猶恐路上驚擾，不坐大船，十三日即到湖村。相見岑夫人婆媳，岑夫人說不盡殷勤致謝。至於少夫人，係自幼相依的，今日見面既悲且喜，親親之誼更不必言。蔣公因將已託許公搬眷，計日可到：“趁我在此，便可完成雪姑娘的姻事。”并對少夫人笑道：“祇恐侄女有些介意。”少夫人笑道：“伯父說那裏話？如今還有一位姊姊也要請伯父為媒，便好同日合巹。”蔣公聽了吃驚道：“這是何說？”少夫人因將嚮受王家姐姐大恩，已訂終身永聚。去年母親回來，我即將兩位姊姊之事細底稟明，母親甚是歡喜，今得伯父到此一言，便兩全其美。”蔣公聽了這些原委，不覺鼓掌大笑道：“這件事祇怕你心中不悅，如今反倒賴你在從中委曲成全，直是大賢大德。怪不得劉賢侄在我面前十分敬重於你，今日何不就請你母親出來一見？”少夫人點頭，遂進來與母親說知，王老夫人隨一同出來相見。蔣公祇行了常禮。蔣公因說起當年與雪姑娘訂姻一事。王夫人道：“此事老身早已悉知，如今這邊姊妹二人十分親愛，可以放心，祇不知那位雪姑娘性情如何？”蔣公道：“好叫老夫人得知，那位姑娘溫柔賢淑，是岑大姊親見過的，祇怕明日老夫人見了還要更加親愛。若不是閩中淑秀，老夫又豈肯一力成全？”王夫人道：“大人所諭諒必不差，老身無不遵命。”此時岑夫人已喜得心花齊放，便道：“這兩邊月老都要借重大弟了。”蔣公笑道：“當得，當得。祇是再得一位，雙勸其事纔好。”少夫人道：“這裏有一位嚴老先生齒德並尊，他公子現任華亭儒學，通家往來，正可拜煩。”蔣公道：“我已久仰他的清望，明日即當往拜。”不說這邊計議。

卻說岑少保雖然半夜起身，一路營汛早已傳知地方，文武迎接者沿途絡繹。岑少保一概謝免。惟文守備與本汛洪把總帶兵直接到交界，湖郡成公先委駱佐遠接。十五日，岑少保到家，先拜見蔣公，然後進內。此時已將東院打開，岑老夫人婆媳居住。岑少保拜見岳母、母親。此時月娥小姐因已許親，不好出來相見。夫妻見過，略敘別情，隨出來與蔣公敘話。家人等齊磕頭畢，蔣公道：“我已到此三天，不知劉府家眷曾搬到否？”岑少保道：“昨日途中見塘報，說劉老伯母已到三哥衙門。”蔣公道：“如此早晚必有人到，正好同日完姻。”岑少保驚問何故，蔣公因將前事一一說知：“今已托嚴公與我作合，昨已選定八月十五吉期，無庸再擇。”岑少保聽了喜得做聲不得，祇道得一句：“小侄如何消受得起？”蔣公笑道：“一位年少三公，也必得這三位夫人內助。”

正說話間，岑忠引著蔣貴到來叩見。蔣公大喜，即問：“劉府家眷都到了麼？”蔣貴道：“祇二爺與二夫人不來。”因嚮懷中取出兩封書來。大家拆開觀看，俱是催促擇吉之話，並說許公與劉老太太、殷夫人俱作送親。岑少保道：“這邊姻事劉、殷二兄雖知無礙，祇恐許丈與劉伯母聞知見罪，還求老叔一力周旋。”蔣公笑道：“賢侄不須過慮，我自自有主意。”當即與岑少保各修書一封，蔣公書中就明言與王小姐結姻衷曲，並訂定吉期，即專差同來人前往吳淞鎮衙門投遞，限三日往回。

這日，嚴先生來相會岑少保，就留住午飯。嚴公道：“翩翩公子，三年之間，擢登台鼎，古今罕有。今又得此三位賢內助，人間美事俱被少保佔盡。”岑少保道：“僥倖成功謬蒙聖眷，年輕祿厚，深切悚惶。得時聞長者之教，庶免隕越。今又承老先生執柯，明日當專誠叩謝。”當下即擺上酒來。敘飲間，蔣公說起：“近日沿海被兵地方群厲為祟，大不寧靜。前日胡撫台欲請天師設醮，我因言及點石禪師道高德重，一到東省便當敦請出山，起建水陸，普施超度。胡公正在望我回音。”岑少保道：“小侄正要稟知，前日在蘇與劉、殷二兄計及此事，要與老叔聯名敦請。事不宜遲，即當專差前往。”嚴公道：“前日小兒書來也說起此事，曾請僧道追薦。竟無靈驗。”蔣公因說出禪師許多靈異，嚴公道：“必得如此方能齊拔幽沉。”三人敘至飯罷後，嚴公辭去。蔣公道：“賢侄久出纔回，須在裏面敘敘家常，不必陪我。”

岑少保纔辭進內堂，見兩位老夫人與少夫人都在上房閑敘。岑少保道：“有一喜事稟知岳母。”王夫人笑問：“何事？”岑少保因將華氏夫人被難得遇何家仙姥指引，後來得配殷兄，隨軍征剿十分英勇。日前與殷兄敘及殷嫂家世、姓名，卻竟是岳母的侄女，因此明日要與劉伯母同來拜認。”王夫人聞說，又悲又喜，道：“卻不知他竟有如此才勇！”大家驚嘆不已。王夫人又說起在任回家被盜之事：“多虧那文義士相救。”岑少保道：“岳父生前正直自然死後為神。岳母吉人天相。如今那文進我已保陞他做了本郡守備，也不枉他了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如今岑義的女兒年已十九，長成得十分端秀。那文守備又未婚娶，何不與他成了這頭姻事？便好當親人往來。”岑少保道：“甚好，明日兒當一力成全，諒他決無推故。”岑老夫人又說：“春間倭寇猖狂，這裏朝不保暮，虧嚴公操練鄉勇，你媳婦又諭殺賊一人賞銀五兩，因此大家捨命相持，趕散了幾次小寇，後得調一守備，添兵到來把守，人心略定。直到劉三相公大兵來剿纔得平靖。”敘話間，天已傍晚。王夫人因身體沉重，不能久坐，因說：“姑爺連日辛苦，早些安歇罷。”說罷回房。

岑少保又出來與蔣公相商，寫了一封敦請禪師的聯名請啟，派令蔣貴前往，又撥能事隨役二名，多帶盤費以為水陸舟輿之用，於明日一早起身。料理畢，已是更深，纔與蔣公道了“安置”，回到老母房中。少夫人也在，老母道：“你岳母已有了七個月身孕了。”岑少保道：“岳父陰功浩大，自然天降麟兒。”老母道：“祇是如今時日匆促，這新房如何安置？”少夫人笑道：“後邊大樓五間盡做得兩處新房。前日已與母親說過，祇要趁早收拾出來。”老母因笑對公子道：“家事都虧你媳婦料理，不要做娘的費一點心，就是這兩頭親事也是他一力成全，真是你的賢能內助。”岑公子聽了祇是笑。老母道：“夜已深了，你夫妻們也早些歇罷。”當下兩口兒辭了老母回房，說不盡久渴情腸，如魚似水，難以細述。

次日一早，岑少保盥洗畢，即到外書房來。蔣公道：“我已打發蔣貴五鼓起身去了，但願請得來。須擇一江浙總匯之地起建水陸，趁我們在此，還了這樁心事。再兩下過禮之物也須及早端正。這鳳冠、霞帔、蟒玉、朝裙是不可少的，其餘在江浙省會亦易辦理。”因即開單著岑忠、王樸各帶親隨往江、浙兩省，分頭制辦不提。到十八日，差役由蘇齎到回書，拆看上面但云：許丈、老母甚是歡喜，無須過慮。岑少保已是放心。

卻說次日蔣公與岑少保話至夜深，各回房安息，方纔就枕，祇見一個侍者到來，云：“點石大師在秀水靈鷲山萬回禪院起建水陸道場，濟拔幽魂，檀越們可速去者。”說畢就走。蔣公驚醒，卻是一夢，十分奇異。到得黎明，岑少保亦為夜來有夢出來與蔣公說起，卻是一般。蔣公道：“若說是心想所至，那得兩夢相同？如今祇著人往萬回禪院打聽便見分曉。”岑少保當令家丁傳問。原來這洪把總正是秀水人，進來稟道：“這萬回禪院是敕建叢林，就在靈鷲山下，係江浙交界，離此水程一日夜可到。”岑少保道：“你可即差一人星飛前去探聽，如有一位山東禪師到來，即速回報。”洪把總答應去了。到次日午間，該差回稟：果有一位山東禪師，是十九日到。蔣公與岑少保俱各驚訝道：“當日禪師曾說日後還有一大勝會，今日看來當日即已前知。我們可即速前往料理。”

岑少保即吩咐備下船隻伺候，果然一呼百諾，即日齊全。廿一日凌晨，叔侄便服下船，祇帶親隨數人飛棹往靈鷲而來，及嘉、松兩郡得知時，早已到了禪院。合院僧人香花迎接，問知禪師在方丈跌坐，遂一同進來參見。禪師合掌道：“擅越們大發慈悲，老僧特來完此善果。”蔣公道：“弟子們已專差去拜請，卻蒙老禪師飛錫早降，不勝幸甚！今啟請禪師，當於何處建立道場？”禪師道：“即此山前便好。檀越們速為齊備，明日劉檀越也待到也。”侍者獻茶畢，兩位辭了出來，各官俱在客堂稟見，岑少保即托嘉、松兩郡守督理其事：擇山前平原大地搭蓋層臺、設立棚廠，所需一切，許在公項報銷；一面即星飛札知浙撫。兩太守遵命，即日分派丞倅、縣佐等官連夜督工趕辦。果然風疾雷行，兩日內一切齊備。原來劉總鎮因閱松江營汛聞知其事，果於次日趕到。大家相會，共說禪師靈異，因同在寺中住下，俱斷葷茹素。

至二十四日清晨，率各官拈香啟請禪師一同禮佛登壇。預選二十四眾禪僧禮懺，說不盡旛影繽紛，香雲繚繞。江浙附近各州縣城鄉男婦來瞻仰者，人山人海。至第二日也。浙撫差官到來拈香。金銀冥鏹，捨積如山，每夜焚化不盡。夜間輕雲薄靄之中，隱隱聞喜笑歡呼之聲不斷。至三十日道場圓滿，晚間禪師登壇施放瑜珈焰口，是夜點放數萬盞荷燈，水陸相接。及至施食焚鏹之時，但見漫山遍野燐火成團作滾，四散而去。各官拜謝禪師，請下法座，已將交五鼓。禪師道：“今已與檀越完成勝會，老僧即當歸去了也。”蔣公道：“難得禪師降臨，請駐錫數日，然後送回。”禪師道謝，即歸方丈。

各官已是數日夜辛苦，俱各安歇。及到黎明，本院住持來報：“禪師今早不知去嚮。”蔣公驚起，即令四下訪尋，竟無蹤跡。劉電道：“或者怕我們相留要，竟連夜走了？”岑少保道：“不然，此必是禪師具廣大神通，日後自然知道。”當下兩太守稟見，岑少保致謝道：“深費清心。所有費用先動公項給發，本院即札會大憲准銷便了。”當日給了本寺香資百兩。嘉鎮褚公與兩郡守要設宴相留，蔣、岑二人辭謝，即日回舟。劉總鎮亦因公出日久，又要回署料理妝奩之事，不及再往湖郡，因送蔣、岑二位開船後亦即辭回吳郡去訖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蔣貴星夜趕到家中，叩見了老太太，說：“老爺現在岑爺家中，俟岑爺完了姻纔得回來。如今特差小的回來啟請點石禪師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呵呀！這點石禪師已於本月十九日坐化了。”蔣貴吃了一驚，尚恐不的，即往庵中探問，果然，祇得回來稟過老太太，星夜同伴當趕回。順道至吳門來稟知劉姑爺，劉電大驚道：“這禪師正是十九日到秀水做了七晝夜水陸道場，圓滿後就不見了，原來是現身羅漢！如今岑爺吉期已近，我前日已在那邊當面商定，也不必寫書，你可作速回去照料。”蔣貴答應，即星飛於八月初六日趕回湖村，稟說禪師坐化之事。蔣公與岑少保俱驚嘆不已。自此以後，果然各處平寧，並無祟厲。

此時兩邊禮物俱已備齊，取了六號大船，彩輿執事件件鮮明，即著岑忠、蔣貴，派親隨十六名，并送禮物於初九日前往。此番兩

省通知其事，自督撫、都督、總鎮、司道，送禮者絡繹。岑少保祇收兩位老師禮物之外，餘俱璧謝。郡守成公命侄子過來照料，又委佐貳各官到來督率人役，都不細述。

卻說劉總鎮那邊諸事齊全。至十一日接了禮，厚賞來使。又添了四號大船裝載回盤妝奩什物。十三日一早，鼓吹放炮，擺齊全副職事，許公大轎先行劉老太太、華氏夫人與彩輿在後，梅嫂們共十數乘小轎，劉、殷二總鎮親送下船，放炮鳴金而發，要趕十五日子時花燭。

且說這邊王夫人處已於十一日下禮，俱是蔣公與嚴老先生料理。到十三日，鄭老夫人婆媳與成老夫人、大公子俱到來賀喜，這是姑娘、師母，分外親敬，隨請嚴老太太婆媳過來相會。到十四日下午，新人船隻已到。本汛兵丁戎裝站隊，自碼頭直至大門。這邊著家丁、僕婦披紅叩接，全部鼓樂執事。先請劉老太太與殷夫人大轎到來，岑、王兩老夫人與各位夫人俱迎出廳來，廳上紅氍鋪地，燈彩耀目，眾僕婦挽扶簇擁，至後堂一一敘禮。此時也說不盡寒溫禮數。惟殷夫人拜見姑娘既悲且喜，因在當眾不便深敘離情。侍女們獻過了三道茶，劉太太要往新房觀看。此時王小姐已妝得如天仙一般，少夫人指點與劉太太、殷夫人見禮。劉太太道：“果然好一位姑娘。”因對王夫人道：“兩位令愛與小女真是天生成的姐妹。”遂同上樓來，見兩邊新房收拾得花團錦簇，香氣氤氳，都是一般鋪設，心中甚喜。看畢下來又到東院內，見少夫人房中諸凡儉樸，因對少夫人道：“久聞姊姊賢德才能，老身今日敬佩。將來姊妹們有不到處還望包涵指教。”少夫人笑道：“承伯母過獎。”當下請到內堂茶點，華氏夫人因對少夫人說起仙姥救濟之事：“果然今日得與妹妹相見！”因此分外親熱。

此時日已平西。岑老夫人就請鄭、嚴兩位少夫人到船與新人插戴，俱坐大轎，執事人役喝道而去。其時許公已請至東廳，有蔣、嚴二公陪待。這一夜，燈毬火炮、笙簫鼓樂之聲盈耳不斷。滿村男婦疊肩觀看，俱吩咐不許禁止。

到得子時將近，鄭、嚴兩位夫人料理新人事畢，先起轎回來。然後，喜娘、侍女們簇擁新人上了彩輿，鼓樂執事前，五色宮燈數十對並燈毬火把照耀得一路如同白晝。彩輿到了大廳，儂相祝詞，叩請三遍，樂奏三番，裏邊請嚴老太太與成老夫人出來起簾，喜娘們攙扶出轎，立於東首；儂相又如前祝請三次，兩位老夫人又引王小姐出廳，喜娘們攙扶立於西首：都是鳳冠、霞帔、蟒服、玉帶，翠繞珠圍，紅巾蓋首。儂相又祝詞跪請三回，笙簫三奏，兩位成公子執花燭引岑少保出廳，立於正中，真是：烏紗襯白面三公，蟒玉掛青年少保。儂相讚禮，先參天地，然後交拜畢。外邊音樂送至後廳，便有一班女樂，鳳管鸞簫，引入洞房。一切坐床撒帳，俱如古禮，不必細述。

飲過交杯之後，稟請新人出廳見禮。先拜謝兩位大媒，次拜許公，然後兩位成公子平見過禮。隨退進後廳，先是劉老太太、成老夫人、嚴太太、鄭老夫人、王老夫人五位一同見禮，岑老夫人叫侍女們扶住，各受了兩禮。次是殷夫人、嚴夫人、鄭夫人一同平拜。後即叩拜老母，卻是劉、王兩位太太扶住，受了全禮。然後，與少夫人一同交拜畢，仍送上新房，新人筵席。

三杯之後，岑少保即出廳來陪客。文守備與縣佐、把總俱來叩喜，岑少保深謝煩勞，請在東廳筵席。大廳上，正中一席是許公，成大公子相陪；東席是蔣公，成公子相陪；西席是嚴公，岑少保一一安席畢，就在西席相陪。這日是成公送來的兩部梨園、一班女樂。外廳許公點了《滿床笏》全部，東廳唱《七千緣》全部，內廳四席女樂扮演《永團圓》全部。筵上山珍海味，五割三湯，備極豐盛。兩位新人樓上惟少夫人相陪，姊妹三人一見如故，親愛倍常，不須細敘。外邊兵丁人役俱有羊酒犒勞，花紅賞賜；江南到來家丁、僕婦俱有岑忠弟兄與王樸夫妻們內外陪待；連本村到來觀看的男婦、兒童俱有喜餅、喜果分給。

當日筵席直至更餘方散。外客辭去後，許公在內書房設榻，蔣公與兩位成公子在東西書房安歇。內客惟嚴太太婆媳辭去，劉老太太、殷夫人俱在王老夫人內外間安歇，成老夫人、鄭老夫人俱與岑夫人同房，鄭大夫人就在少夫人房內。

當夜新郎內外道了“安置”，卻是少夫人送他上樓，與兩位新人交杯細敘。雪夫人因說起從前仙姥指迷緣由：“不想今日果得與姐姐相聚！”夫妻四人原無客氣，說說笑笑有半個更次。少夫人笑對雪夫人道：“新郎渴念已久，今夜先請姐姐敘敘別情。”說得雪姐十分羞澀，當即送他兩個進了東房，卻又陪王小姐到西房，笑道：“姐姐如今好放心安寢，不用著急了！”王小姐啐了一聲。又說笑了半晌，纔待轉身，又與王小姐俯耳說道：“姐姐不要關門，恐怕新郎還要過來應應好日哩！”王小姐也不回答，狠狠在肩膀上扭了一把，少夫人纔下樓來與鄭大夫人安歇。次夜便在西房，都是少夫人指點。

後來滿了月，是少夫人主見，每夜輪兩姊妹陪伴兩位婆婆，定為常例。王夫人見雪姐與自己女兒一般溫柔孝敬，不但放心三十八卷。後王爺又編《續語類》四十卷，均未盡完善。南，又甚憐愛。岑夫人的歡喜更不待言。

且說蔣公過了三朝，新人廟見後就要起身，岑老夫人婆媳再三留住。這第四日是三位少夫人的體己筵席，五朝是王老夫人的特敬。至二十日蔣公起身，岑老夫人婆媳俱有送蔣老太太婆媳並蘇小姐的禮物，岑少保另有厚謝大冰禮物、贖儀，並厚賞蔣貴。蔣公相訂在家等候，一同進京。岑少保預備了一號大船，親送出湖境纔回。這日成老夫人與兩位公子也起身回郡，內外都有回送禮物。惟劉老太太、殷夫人與鄭老夫人婆媳俱至滿月後再留不住，因備大船相送。許公因劉、殷兩弟兄將來都要進京，衙門無人，因一同回吳。岑老夫人又體己送了鄭大夫人許多禮物，王老夫人亦有體己與侄女的東西，外邊又各有公送的禮物，至期都出後牆門相送下船而別。岑少保又備全副祭禮，合家到王公墳上祭奠後，即往郡城拜謝成公；又一力主持備辦妝奩，命洪把總為媒將端姐許配文進，完了姻事，後來也做到三品夫人；岑義的兒子也是少保扶持，做到通判之職。此是後話，敘過不提。

時光荏苒，不覺又至十月初旬，岑少保假限已滿，料理起身之事，與老母商量：初意原要陞見後到了任，再接家眷；後因老夫人要同兒媳們順往祖墳祭祀，雪夫人又要與乾娘上祭，因此就議定家眷一同起身。其實王夫人已是臨月，月夫人要在家侍奉，不肯同往。梅夫人道：“我早已計定，先請兩位姐姐同往任所，以半年為期，請一位回家輪流料理家務。況東省道路不遠，往來亦易。如此則兩下俱有侍奉之人，家務又不至無人料理，豈不兩全？”兩位老夫人齊笑道：“這個主意甚好，祇是太難為你些。”當下議定，擇於十一日起馬。備四號大船，行裝等件料理齊備，派岑忠與王樸兩個老總管輪流往來，此番先是岑忠夫婦同往。數日前，嚴公夫婦內外餞行。至期，成公率合郡文武俱送至交界。

岑少保十五日到吳門，程公接道。岑少保即先至衙門拜謝。其時許公又送劉老太太前往奉賢去了，衙內無人。劉、殷二鎮一同到船與岑老夫人請安，殷夫人已著家人僕婦到船叩請。碼頭上兵丁排列，趕散閑人。劉、殷弟兄候岑太夫人婆媳陞了大轎，然後乘騎，前呼後擁至協鎮衙門。大轎直抬進後堂，殷夫人與方氏孀娘接著，更增一番親親之誼，殷勤款待，不在言表。岑少保因為程公留住，至晚纔相辭出來，即至協鎮衙門。弟兄們相會，說不盡許多情誼。大家商定於廿二日相同起身。

這數日內，辭行餞別竟無寧刻。至期，家眷船隻凌晨先發。殷夫人因要同往祭奠公婆，就相陪岑太夫人同往山來，又當官親張。

又好順便陪蘇氏夫人回來。岑少保與劉、殷三位隨後起身，程公率屬俱在碼頭送別。其時，江五箭瘡發作早斃獄中。岑少保吩咐將江七沿途押赴北固山下發落，殷總鎮已先差人在墳塋搭廠，準備祭奠。

這日，船至京口泊住，地方文武俱來請安。這北固山相去不遠，當著家丁備辦豬羊祭品，鼓樂一應齊備。次日一早，岑太夫人原要與媳婦同往，殷勇與夫人再三阻住，因祇有姑嫂二人坐轎同往。岑、劉二兩位，殷勇阻留不住，一同乘騎到了墳堂。祭品俱已陳設，焚起香燭，鼓樂齊鳴。殷勇拜奠畢，放聲大慟，姑嫂二人一同哭拜罷，雪夫人慟至失聲。然後，岑、劉兩位一同展拜，殷勇與夫人、妹子在傍回禮。岑少保令將江七洗剝，反綁在墳前跪下。雪夫人一眼看見，正是當年謀害之賊，不覺柳眉直豎，杏眼圓睜，上前問道：“你可認得當年坐船的人麼？”江七認得，不敢仰視，祇求速死。殷勇仗劍在手，大呼：“今日與母親報仇也！”劍起首落，瀝血祭奠。岑少保吩咐將屍首推入千人坑訖，當下三獻酒畢，焚化祝帛，將豬羊祭品分給墳鄰，遂一同回船。

岑少保令把船即日放往三鳳山停泊。次早岑少保祇坐小轎，跟隨二人，往拜鄰裏，謝其照料舊居房屋。眾鄰裏都到船上來與太夫人請安。還有幾個老婆婆、婦女們素常往來的，都相約來看望律，岑太夫人俱留住款待，起身時都有所贈。當日，家丁們將祭事料理齊全。次早合船眷屬一同坐轎都到墳堂，大設祭奠畢，將祭品表散墳鄰父老們，來助祭者都有酒席款待，整整忙了一日。

次早，即開船進發。不日到了東省交界，總督晉公已內陞部堂，因候交代未曾離任，與司道俱差官迎接。岑少保具回東答謝，一面先差人往臺莊僱備車輛、人夫、騾馬，公平給價，不許騷擾民間。臘月初到了臺莊，蔣公已著蔣貴早在伺候。地方官已將轎馬、扛夫齊備，岑少保俱著發給價值。

初八日，一同起身至尚義村來，沿途俱有公館伺候。這日蔣公出村二十里接著，此時比從前母子避仇時奚啻霄壤！合村男婦如看會一般十分熱鬧。蔣老太太婆媳與劉夫人迎門接著，歡喜異常。到內廳相見時，惟殷夫人與月夫人姊妹是初見面的，岑太夫人同雪夫人敘說別來記念情懷，真是喜從眉上起，笑逐眼梢來，說不盡千種情腸、萬分親愛。當日內外筵席接風。此時小公子已是十二歲，聰慧過人，裏外陪待十分親熱。席間蔣公因致謝殷勇：“在吳門深擾！”又道及：“程公十分厚待。回家後即接到吏、兵二部知會文書，已蒙聖恩准假。祇候賢侄們到來，便好一同起身。況已歲暮，不宜再遲。”當即擇定十五日起身，行裝車馬預為齊備。岑少保當日吩咐備辦素供一席，往祭點石禪師；另備豬羊祭禮二付，往祭外祖並蔣公墳塋。

到次日，內眷們先起身往莊上相等。叔侄們先到慈雲庵同祭了禪師，塔院布施百兩香資，以供禪師香火。隨即一同往兩處墳塋上來，互相拜奠畢息心，就在莊上內外備席，快敘了一天，到晚纔回。

十四日，行李整齊。內眷們都在蔣府住下過年。叔侄四位，帶領親隨十餘人十五日一早起程，衝寒前進。本府縣官俱在前途預備尖宿公館，武弁俱披執送至鄰封交界，一路無話。

到得都門，已是臘月廿七。一早進城，吩咐家人就近覓下公寓，四人遂一同竟至午門恭請聖安。黃門官轉奏，有旨宣入便殿朝見。四臣三呼九叩畢，御目觀看，殷勇亦在青年，建立大功，天顏甚喜，道：“卿等掃蕩寇氛，肅清海宇，功績偉然。岑卿所奏善後事宜俱依議准行，朕心欣慰。今委卿等封疆重任，定能不負朕托。”因問：“卿等家中還有何人？可悉為陳奏。”岑秀等因一一奏對。當即傳旨著翰林院官撰文誥授母妻俱一品夫人，惟岑秀發妻何氏特加“慧賢孝義”四字。岑秀謝恩畢，又將玉虛夫人顯聖除妖之事奏聞。聖心大悅道：“天地間果有此等奇事？”因改封玉虛夫人為玉虛慈惠聖母，發帑金立祠江浙，春秋動帑祭祀。當下蔣士奇又將點石和尚顯靈超度之事奏聞，當即奏旨敕封點石為慈靈護國禪師，發帑改慈雲庵為護國禪林，即著該地方官督工監造；命光祿寺陪御宴三日，為四卿解勞，四臣謝恩而退。

當日，岑少保即往拜相國程公、司成徐老師，並黃兵部、陳都督。蔣、劉、殷三位亦分頭拜客，領了三日御宴，一同謝恩。到元旦，隨班朝賀畢，又往各處賀年。至初三日，聖旨下來：加岑秀太子少傅兵部尚書，總督山東印務。仍賜尚方劍兼江浙巡海都御史，每年巡閱海疆一次，考察官吏將弁秉公具奏；蔣士奇加前軍都督銜，管理登、萊、青等處，掛印總兵；劉電加左都銜，仍管吳淞總兵；殷勇陞嘉湖總兵；褚飛熊陞右軍都督；萬士雄陞制標中軍副將；著即赴任。四臣同日謝恩，於初四日早朝陸辭，一同出京。因為家眷，祇得星夜兼程回沂水料理。

十二日到了蔣府，內外眷屬同團聚過了元宵佳節。此時，總督衙門頭接官吏人役已到，夫馬車轎俱整齊伺候，不便遲延，因定於十八日起馬，同家眷往濟南赴任。蔣公先一日又內外戲席餞行。至期，岑少傅母子夫妻拜別蔣老太太、蔣公夫婦並劉、殷夫婦先行起程。蔣公與劉、殷二總鎮遠送回來後，兩弟兄亦即料理行裝，於二十日一同拜別旋南，此時惟蘇氏夫人依依不捨，灑淚而別。蔣公送了劉、殷眷屬起身後，登州將弁頭接亦到，蔣公亦於二十二日起馬，奉老母家眷赴任，家中一切交蔣貴夫婦照料。及四處到任後，俱接到誥命，各各具表謝恩。卻喜地方附近，四下音問往來不斷。

後來，岑秀官至少保武英殿大學士。蔣士奇因功加封靖遠侯，小公子少年黃甲，累官至戶部侍郎。劉電、殷勇俱陞至五軍都督。劉雲亦官至湖北布政。成公屢陞江南按察使司，兩公子亦俱登仕版。鄭、嚴二位皆得岑少傅之力，都做到五馬黃堂。王公子少年科甲，官至光祿寺卿。文進亦官至副總。岑少傅在湖郡、金陵兩邊蓋造府第，往來居住。許公在殷家終老。殷勇次子繼續許氏一脈，娶金振玉孫女為妻，金家後嗣亦多振作。後來八姓往來，互為婚姻不斷，各家後嗣俱有出類之才，另做一番事業以斷《雪月梅》之後云爾。

此回是《雪月梅》大結局，正如萬水朝宗千絲成錦，人鬼一齊收拾。其中追敘往事至封贈團圓，心細如髮，無一筆滲漏，慘淡經營，至此極矣！吾輩案頭當各陳一部，題曰“鏡湖才子書”，方可為此書知己。

跋

人生天地，電光石火，瞬息間耳。此身既不能常存，即當思所以壽封而不朽者。顧其道居何？希聖希賢，接往古，開來學，此一道也；醫卜星相，各臻絕詣，指示迷途，又一道也；童婦歌謠，單詞片語，可作千秋佳話而留傳者，亦一道也。但古今事業我何由知之？以讀古人之書而後知之。若是乎等書之不可不作也。但作書亦甚難矣！聖賢經傳尚皆述古人成事，況稗官小說，憑空結撰，何能盡善？是雖不可以不作，又何可以竟作也。如一人讀之曰善，人人讀之而盡善，斯可以永世而不朽矣！文章之妙，實非一道，必如僧繇點睛，破壁飛去，虎頭畫水，夜半潮音，維摩說法，天女散花，彌衡操鼓，淵淵有金石聲，始可稱極妙矣！予嚮之論著書如此。

乙未春，曉山陳子偶出是編以示予，予讀之而冷然、灑然，恍如列子御風，身在虛閣間。嘆曰：如陳子此傳真所謂破壁飛去時也，夜半潮音時也，可使天女散花，淵淵有金石聲也。技至此，技至矣；觀至此，觀止矣！《雪月梅》傳一曉山亦因之以並傳。是為

跋。

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，孟春望後一日，古定陽董寄綿謹跋。

[返回 >>](#) [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